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九百七十三 集部

白氏長慶集卷四十三

唐 白居易 撰

記序凡一十二首

江州司馬廳記

自武德以來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攝小重侵輕郡守之職總於諸侯帥郡佐之職移於部從事故自五大都督府至于上中下郡司馬之事盡去惟員與俸在凡內外

文武官左遷右移者第居之凡執伎事上與給事於省寺軍府者遥署之凡仕久資高耄昏軟弱不任事而時不忍棄者實莅之莅之者進不課其能退不殿其不能才不才一也若有人畜器貯用急於兼濟者居之雖一日不樂若有人養志忘名安於獨善者處之雖終身無悶官不官繫乎時也適不適在乎人也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遠觀遊羣吏執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馬綽綽可以從容於山水

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 北樓水湓亭百花亭風篁石巖瀑布廬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於吏隱者捨此官何求焉案唐典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給家州民康非司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無言責無事憂噫為國謀則尸素之尤蠹者為身謀則祿仕之優穩者予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識時知命而已又安知後之司馬不有與吾同志者乎因

書所得以告來者時元和十二年七月八日記

草堂記

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山北峯曰香爐峯北寺曰遺愛寺介峯寺間其境勝絶又甲廬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去因面峯腋寺作為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柱二室四牖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戸來陰風防徂暑也敞南甍納陽日虞祁寒也木斲而已不加丹牆圬而已不加白

墄七計切階用石冪牕用紙竹簾紵幃率稱是焉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三兩卷樂天既來為主仰觀山俯聽泉傍睨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頽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自問其故答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輪廣十丈中有平臺半平地臺南有方池倍平臺環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抵石澗夾澗有古松老杉大僅十人圍高不知幾百尺修柯戛

雲低枝拂潭如幢竪如盖張如龍虵走松下多灌叢蘿蔦葉蔓駢織承翳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風氣如八九月時下鋪白石為出入道堂北五步據層崖積石嵌空垤垗雜木異草盖覆其上緑陰蒙蒙朱實離離不識其名四時一色又有飛泉植茗就以烹燀（齒善切）好事者見可以永日堂東有瀑布水懸三尺瀉階隅落石渠昏曉如練色夜中如環珮琴筑聲堂西倚北崖右趾以剖竹架空引崖上泉脉分綫懸自簷注砌纍纍如貫珠霏微如

雨露滴瀝飄灑隨風遠去其四傍耳目杖履可及者春有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谿月冬有鑪峯雪陰晴顯晦昏旦含吐千變萬狀不可殫紀覼縷而言故云甲廬山者噫凡人豐一屋華一簀而起居其間尚不免有驕穩之態今我為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類至又安得不外適内和體寧心恬哉昔永遠宗雷輩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不反去我千載我知其心以是哉矧予自思從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一日二日輙

覆簣土為臺聚拳石為山環斗水為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一旦蹇剝來佐江郡郡守以優容而撫我廬山以靈勝待我是天與我時地與我所卒獲所好又何以求焉尚以冗員所羈餘累未盡或往或來未遑寧處待予異時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實聞此言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

西二林寺長老湊朗淌晦堅等凡二十有二人具齋施茶果以落之因為草堂記

許昌縣令新廳壁記

民非政不乂政非官不舉官非署不立是三者相為用故古君子有雖一日必葺其牆屋者以是哉許昌縣居梁鄭陳蔡閒要路由於斯當建中貞元之際大軍聚於斯兵殘其民火焚其邑大田生荆棘官舍為煨燼桑其獘而為政作事者其難乎去年春叔父自徐州士曹掾

選署厥邑令於是約己以清白納人以簡直立事以强毅以清白故官吏不敢侵于民以簡直故獄訟不得留于庭以强毅故軍鎮不能干于縣由是居二年民用康政用暇乃曰儲蓄邦之本命先營囷倉又曰公署吏所寧命次圖廳事取材於土物取工於子來取時於農隙然後豐約量其力廣狹稱其位儉不至陋壯不至驕庇身無燥濕之憂視事有朝夕之利官由是而立政由是而舉民由是而乂建一物而三事成其孰不韙之哉嗚

呼吾家世以清簡垂為貽燕之訓叔父奉而行之不敢失墜小子舉而書之亦無愧辭若其官邑之省置風物之有亡田賦之上下蓋存乎圖諜此畧而不書今但記新廳之時制與叔父作為之所由也先是邑居不修屋壁無紀前賢姓字湮泯無聞而今而後請居厥位者編其年月名氏自叔父始時貞元十九年冬十月一日記

養竹記

竹似賢何哉竹本固固以樹德君子見其本則思善建

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見其性則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體道君子見其心則思應用虛受者竹節貞貞以立志君子見其節則思砥礪名行夷險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樹之為庭實焉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選及第授校書郎始於長安求假居處得常樂里故關相國私第之東亭而處之明日履及于亭之東南隅見叢竹於斯枝葉殄瘁無聲無色詢于關氏之老則曰此相國之手植者自相國捐館他人假居繇

是筐篚者斬馬箠箒者刈馬刑餘之材長無尋焉數無百焉又有凡草木雜生其中葦邊切九茸薈鬱有無竹之心焉居易惜其嘗經長者之手而見賤俗人之目翦棄若是本性猶存乃芟翳薈除糞壤疏其間封其下不終日而畢於是日出有清陰風來有清聲依依然欣欣然若有情於感遇也嗟乎竹植物也於人何有哉以其有似於賢而人愛惜之封植之況其真賢者乎然則竹之於草木猶賢之於衆庶嗚呼竹不能自異惟人異之賢

不能自異惟用賢者異之故作養竹記書于亭之壁以貽其後之居斯者亦欲以聞於今之用賢者云

記畫

張氏子得天之和心之術積為行發為藝藝尤者其畫歟畫無常工以似為工學無常師以真為師故其措一意狀一物往往運思中與神會彷彿焉若歐和役靈於其間者時予在長安中居甚閒聞甚熟乃請觀於張張為予盡出之厥有山水松石雲霓鳥獸暨四夷六畜妓

樂華蟲咸在焉凡十餘軸無動植無小大皆曲盡其能莫不向背無遺勢洪纖無遁形迫而視之有似乎水中了然分其影者然後知學在骨髓者自心術得工侔造化者由天和來張但得於心傳於手亦不自知其然而然也至若筆精之英華指趣之律度予非畫之流也不可得而知之今所得者但覺其形真而圓神和而全炳然儼然如出於圖之前而已耳張始年二十餘致功甚近乎意其生知之藝與年而長則畫必為希代寶人必

為後學師恐將來者失其傳故以年月名氏記于圖軸之末云時貞元十九年清河張敦簡畫六月十日太原白居易記

記異

華州下邽縣東南三十餘里曰延平里里西南有故蘭若而無僧居元和八年秋七月予從祖兄曰皡自華州來訪予途出於蘭若前及門見婦女十許人服黄緑缺衣少長雜坐會語於佛屋聲聞于門兄熱行方渴將就

憩且求飲望其從者蕭士清未至因下馬自縶韁於門柱舉首忽不見意其退藏於牕闥之間從之不見又意其退藏於屋壁之後從之又不見周視其四旁則堵牆環然無隟缺覆視其聚談之所則塵壤罨(於檢切)然無足迹繇是知其非人悸(具位切)然大異之不敢留上馬疾驅來告予予亦異之因訊其所聞兄曰云云甚多不能殫記大抵多云王肖老於此觀其辭意若相與數相過者厥所去予舍八九里因同往訪焉果有王肖者年老即

其里人也方徙居於蘭若東百餘步葺牆屋築塲藝樹僅畢明日而入既入不浹辰而徜死不越明而妻死不逾時而徜之二子與二婦一孫死餘一子曰明進大恐懼不知所爲意新居不祥乃撤屋拔樹夜徙去遂獲全焉嘻推而徵之則衆君子謀於社以亡曹婦人來焚縻笠之室信不虛矣明年秋予與兄出遊因復至是視徜之居則井湮竈夷闃然惟環牆在里人無敢居者異乎哉若然者命數耶偶然耶將所徙之居非吉土耶抑王

氏有隱慝鬼得誅而誅之耶茫乎不識其由且志於佛室之壁以俟辨惑者九月七日樂天云

東林寺經藏西廊記

元和初江西觀察使韋君丹於廬山東林寺神運殿左甘露壇右建修多羅藏一所土木丹漆之外飾以多寶相好嚴麗鄰諸鬼功雖兩都四方或未前見一切經典盡在於內蓋釋宮之天祿石渠也初藏既成南東北廊亦具獨西未作而韋君薨迨今十餘年風日所飄爍雪

雨所霑濕西南一隅壊有日矣僧坊衆惜之予亦惜之
非不是圖才力不足曁十三年予作景雲律師塔碑成
景雲弟子饋絹百匹予以法施凈財義不已有即日移
用作藏西廊因請寺長老演公滿公琳公等經之寺綱
維令杲靈達等成之盖欲護前功償始願非任於布施
相功徳心也其集經名數與創藏由縁詳于李肇碑文
此但書新作西廊而已十四年月日忠州刺史白居
易記

三遊洞序

平淮西之明年冬予自江州司馬授忠州刺史微之自通州司馬授虢州長史又明年春各祗命之郡與知退偕行三月十日參會于夷陵翌日微之反棹送予至下牢戍又翌日將别未忍引舟上下者久之酒酣聞石間泉聲因捨棹進策步入缺岸初見石如疊如削其怪者如引臂如垂幢次見泉如瀉如灑其奇者如懸練如不絶綫遂相與維舟巖下率僕夫芟蕪刈翳梯危縋滑休

而復上者凡四焉仰睇俯察絶無人迹但水石相薄磷磷鑿鑿跳珠濺玉驚動耳目自未訖戌愛不能去俄而峽山昏黑雲破月出光氣含吐互相明滅晶熒玲瓏象生其中雖有敏口不能名狀旣而通夕不寐迨旦將去憐奇惜别且嘆且言知退曰斯境勝絶天地間其有幾乎如之何俯通津縣歳代寂寥委置罕有到者予曰借此喻彼可為長太息豈獨是哉豈獨是哉微之曰誠哉是言矧吾人難相逢斯境不易得今兩遇於是得無述

乎請各賦古調詩二十韻書于石壁仍命予序而紀之又以吾三人始遊故因爲三遊洞洞在峽州上二十里北峯下兩崖相廞間欲將來好事者知故備書其事

遊大林寺

余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廣平宋郁安定梁必復范陽張時東林寺沙門法演智滿士堅利辨道建神照雲皐息慈寂然凡十七人自遺愛草堂歷東西二林抵化城憩峯頂登香爐峯宿大林寺大林窮

逺人迹罕到環寺乡清泝蒼石短松瘦竹寺中惟板屋木器其僧皆海東人山高地深時節絶晩于時孟夏月如正二月天梨桃始華澗草猶短人物風候與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怳然若别造一世界者因口號絶句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覔處不知轉入此中來既而周覧屋壁見蕭郎中存魏郎中弘簡李補闕渤三人姓名詩句因與集虚輩歎且曰此地實匡廬間第一境由驛路至山門曽無半日程自蕭魏

李逰迨今垂二十年寂寥無繼來者嗟乎名利之誘人也如此時元和十二年四月九日樂天序

代書

廬山自陶謝洎十八賢已還儒風緜緜相續不絶貞元初有符載楊衡輩隱焉亦出為文人今其讀書屬文結草廬於巖谷間者猶一二十人即其中秀出者有彭城人劉軻軻開卷慕孟軻為人秉筆慕揚雄司馬遷為文故著翼孟三卷豢龍子十卷雜文百餘篇而聖人之㫖

作者之風雖未臻極往往而得予佐潯陽三年�每著

文輙來示予予知輙志不息異日必能跨符楊而攀陶

謝輙一旦盡賫所著書及所為文訪予告行欲舉進士

予方淪落江海不足以發輙事業又羸病無心力不能

徧致書於臺省故人因援紙引筆寫胷中事授輙且曰

子到長安持此札為予謁集賢庾三十二補闕翰林杜

十四拾遺金部元八員外監察牛二侍御秘省蕭正字

藍田楊主簿兄弟彼七八君子皆予文友以予愚直嘗

信其言苟于今不我欺則子之道庶幾光明矣又欲使平生故人知我形體已悴志氣已憊獨好善喜才之心未死去矣持此代書三月三日樂天白

送侯權秀才序

貞元十五年秋予始舉進士與侯生俱為宣城守所貢明年春予中春官第既入仕凡歷四朝才朽命剝蹇躓不暇去年冬蒙不次恩遷尚書郎掌誥西掖然青衫未解白髮已多矣時予尚為京師旅人見除書走來賀予

因從容問其官名則曰無得矣問其生業則曰無加矣問其僕乘囊資則曰日消月朘（子全切）矣問別來幾何時則曰二十有三年矣嗟乎侯生當宣城別時才文志氣我爾不相下今予猶小得遇子卒無成由予而言予不為遇矣嗟乎侯生命實為之謂之何哉言未竟又有行色且曰欲謁東諸侯恐不知我者多請一言以寵別予方直閣慨然竊書命筆以序之爾

冷泉亭記

東南山水餘杭郡為最就郡言靈隱寺為尤由寺觀冷泉亭為甲亭在山下水中央寺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而撮奇得要地搜勝槩物無遁形春之日吾愛其草薰薰木欣欣可以導和納粹暢人血氣夏之夜吾愛其泉渟渟風泠泠可以蠲煩析酲起人心情山樹為蓋巖石為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坐而翫之者可濯足於牀下卧而狎之者可垂釣於枕上矧又潺湲潔澈粹冷柔滑若俗士若道人眼耳之塵心舌之垢不待盥滌見

輒除去潛利陰益可勝言哉斯所以最餘杭而甲靈隱也杭自郡城抵四封叢山複湖易為形勝先是領郡者有相里君造虛白亭有韓僕射臯作候仙亭有裴庶子棠棣作觀風亭有盧給事元輔作見山亭及右司郎中河南元䓗最後作此亭於是五亭相望如指之列可謂佳境殫矣能事畢矣後來者雖有敏心巧目無所加焉故吾繼之述而不作長慶三年八月十三日記

白氏長慶集卷四十三

白氏長慶集卷四十四

唐 白居易 撰

書凡三首

與楊虞卿書

師皐足下自僕再來京師足下守官鄠縣吏職拘絆相見甚稀凡半年餘與足下開口而笑者不過三四及僕左降詔下明日而東足下從城西來抵昭國坊已不及

矣走馬至涯水才及一執手憫然而訣言不及他邇來雖手札三往來亦不過問道途報健否而已鬱結之志曠然未舒思欲一陳左右者久矣去年六月盜殺右丞相於通衢中迸血髓礫髮肉所不忍道合朝震慄不知所云僕以為書籍以來未有此事國辱臣死此其時耶苟有所見雖畎畝皁隸之臣不當默默況在班列而能勝其痛憤耶故武相之氣平明絶僕之書奏日午入兩日之内滿城知之其不與者或誣以偽言或構以非語

且浩浩者不酌時事大小與僕言當否皆曰丞郎給舍諫官御史尚未論請而賛善大夫何反憂國之甚也僕聞此語退而思之賛善大夫誠賤冗耳朝廷有非常事即日獨進封章謂之忠謂之憤亦無愧矣謂之妄謂之狂又敢逃乎且以此獲辜顧何如耳況又不以此為罪名乎此足下與崔李元庾輩十餘人為我悒悒欝欝長太息者也然僕始得罪於人也竊自知矣當其在近職時自惟賤陋非次寵擢夙夜腆愧思有以稱之性又愚

昧不識時之忌諱凡直奏密啟外有合方便聞於上者稍以歌詩道之意者欲其易入而深誡也不我同者得以為計媒糵之辭一發又安可若臣之道間自明白其心乎加以握兵於外者以僕潔慎不受賂而憎秉權於內者以僕介獨不附己而忌其餘附麗之者惡僕獨異又信狺狺吠聲惟恐中傷之不獲以此得罪可不悲乎然而寮友益相重交游益相信信於近而不信於遠亦何恨哉近者少遠者多多者勝少者不勝又其宜矣師

皐僕之是言不發於他人獨發於師皐師皐知我者豈有愧於其間哉茍有愧於師皐固是言不發矣且與師皐始於宣城相識迨于今十七八年可謂故矣又僕之妻即足下從父妹可謂親矣親如是故如是人之情又何加焉然僕與足下相知則不在此何者夫士大夫家閨門之内朋友不能知也閨門之外姻族不能知也必待友且姻者然後周知之足下視僕莅官事擇交友接賓客何如哉又視僕撫骨肉待妻子馭僮僕又何如哉

小者近者尚不敢不盡其心況大者遠者乎所謂斯言無愧而後發矣亦猶僕之知師臯也師臯孝敬友愛之外可畧而言足下未應舉時嘗充賢良直言之賦其所對問志磊磊而詞諤諤雖不得第僕始愛之及與獨孤補闕書讓不論事與盧侍郎書請不就職與高相書諷成致仕之志志益大而言益遠而僕愛重之心繇是加焉近者足下與李弘慶友善弘慶客長安中貧甚而病亟足下為逆致其母安慰其心自捐衣食以續其醫藥

甘旨之費有年歲矣又足下與崔行儉游行儉非罪下獄足下意其不幸及於流竄勑下之日躬俟於御史府門而行李之具養活之物崔生顧其旁一無闕者其餘奉寡姊親護其夫喪撫孤甥誓畢其婚嫁取貴人子為婦而禮法行於家由甲乙科入宮而吏聲聞於邑凡此者皆可以激揚穨俗表正士林斯僕所以嚮慕勤勤豈敢以骨肉之姻形骸之舊為意哉然足下之美如此而僕側聞蚩蚩之徒不悅足下者已不少矣但恐道日長

而毁日至位益顯而謗益多此伯寮所以愬仲由季孫所以毁夫子者也昔衛玠有云人之不逮可以情恕非意相加可以理遣故至終身無喜愠色僕雖不敏常佩此言師皐人生未死見千變萬化若不情恕於外理遣於中欲何為哉欲何為哉僕之是行也知之久矣自度命數亦其宜然凡人情通達則謂由人窮塞而後信命僕則不然十年前以固陋之姿瑣屑之藝與敏手利足者齊驅豈合有所獲哉然而求名而得名求禄而得禄

人皆以爲能僕獨以爲命命通則事偶事偶則幸來幸之來尚歸之於命不幸之來也捨命復何歸哉所以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者實如此也又常照鏡或觀寫真自相形骨非富貴者必矣以此自決益不復疑故寵辱之來不至驚怪亦足下素所知也今且安時順命用遣歲月或免罷之後得以自由浩然江湖從此長往死則葬魚鼈之腹生則同鳥獸之羣必不能與捂聲攫利者推量其分寸矣足下輩無復見僕之光塵於人寰間也夕

謝故人勉樹令德粗寫鄙志兼以為别居易頓首

與陳給事書

正月日鄉貢進士白居易謹遣家僮奉書獻於給事閤下伏以給事門屏間請謁者如林獻書者如雲多則多矣然聽其辭一辭也觀其意一意也何者率不過有望於吹嘘翦拂耳居易則不然今所以不請謁而奉書者但欲貢所誠質所疑而已非如衆士有求於吹嘘翦拂也給事得不獨為之少留意乎大凡自號為進士者無

賢不肖皆欲求一第成一名非居易之獨慕耳旣慕之所以切不自察嘗勤苦學文迨今十年始獲一貢每見進士之中有一舉而中第者則欲勉狂簡而進焉又見有十舉而不第者則欲引駑鈍而退焉進退之宜固眙矣而遇者自惑於趣舍何哉夫藴奇挺之才亦不自保其必勝而一上得第者非他也是主司之明也抱瑣細之才亦不自知其安動而十上下第者亦非他也是主司之明也豈非知人易而自知難耶伏以給事天下

文宗當代精鑒故不揆淺陋敢布腹心居易鄙人也上無朝廷附離之援次無鄉曲吹煦之誉然則孰為而來哉蓋所仗者文章耳所望者主司至公耳今禮部高侍郎為主司則至公矣而居易之文章可進也可退也切不自知之欲以進退之疑取決於給事給事其能捨之乎居易聞神著靈龜者無常心苟叩之者不以誠則已若以誠叩之必以信告之無貴賤無大小而不之應也今給事鑒如水鏡言為著龜邦家大事咸取決於給事

豈獨遺其微小乎謹獻雜文二十首詩一百首伏願俯察悃誠不遺賤小退公之暇賜精鑒之一加焉可與進也乞諸一言小子則磨鉛策蹇騁力於進取矣不可進也亦乞諸一言小子則息機斂迹甘心於退藏矣進退之心交争於胷中者有日矣幸一言以蔽之旬日之間敢佇報命塵瀆聽覽若奪氣褫魄之為者不宣居易謹再拜

為人上宰相書

二月十九日某官某乙謹拜手奉書獻於相公執事書曰古人云以水投石至難也某以為未甚難也以卑干尊以賤合貴斯為難矣何者夫尊貴人之心堅也强也不轉也甚於石焉卑賤人之心柔也弱也自下也甚於水焉則合之難也豈不甚於水投石哉然則自古及今往往有合者又何哉此盖以心遇心以道濟道故也茍心相見道相通則水反為石石反為水則其合之易也又甚乎以石投水焉何者石之投水也猶觸之有聲受

之有波心道之相得也則貴者不知其貴也賤者不知其賤也當其寘同訢合之際但脗武粉切然而已矣其合之易也豈不甚於石投水哉噫厥道廢墜不行於代久矣故貴者自貴耳賤者自賤耳維同心同道不求相合也今某之心與相公之心愚智不侔也今某之道與相公之道小大不倫也矧又尊卑貴賤之勢相懸如石焉如水焉而欲強至難為至易無乃不可乎然則知其不可而為之者抑有由伏以相公方今佐裁成之道當具

贍之初竊希變天下水石之心自相公始也通天下貴賤之道自其始也不然者夫豈不自知其狂進妄動哉伏少留聽而畢辭焉幸甚幸甚某伏覩先皇帝之知遇相公也雖古君臣道合者無以加也然竟不與大位不授大權不盡行相公之道者何哉識者以為先皇父子孝慈之間亦古未有也蓋先皇所以輟己知人之明用賢之功致理之德以留賜今上也亦猶太宗黜李勣而使高宗寵用之也故今上在諒陰而特用也相公自郎

官而特拜也推此二者有以見識者之言信矣斯則先
皇知遇之恩貽燕之念令上速用之旨倚賴之誠相公
寵擢之榮託寄之重自國朝以來三者兼之甚鮮矣故
某竊惟相公自拜命以來八九日得食不暇飽寢不暇
安行則懼然居則惕然思所以答先皇之知副令上之
用先天下之望哉某竊以為必然矣況今主上肇撫蒼
生初嗣洪業雖物不改舊而令宜布新是以百辟傾心
僂僂盧侯切然以待主上之政也萬姓注目專專然以望

主上之令也四夷側耳顒顒然以聽主上之風也豈直若此而已哉盖待其政者勤隳邪正繫其中焉望其令者憂喜親疎生其中焉聽其風者畏侮動静出其中焉而將來理亂之根安危之源盡在於三者之中矣如此則相公得不匡輔其政緝熈其令宣和其風乎然則匡輔緝熈宣和之道其雖不敏嘗聞於師焉曰天子之耳待宰相之耳而後聰也天子之目待宰相之目而後明也天子之心識待宰相之心識而後聖神也宰相之耳

待天下之耳而後聽也宰相之目待天下之目而後明
也宰相之心識待天下之心識而後能啟發聖神也然
則下取天下耳目心識上以為天子聰明神聖者此宰
相之本職也而為匡輔緝熙宣和之道也若宰相惟以
兩耳聽之兩目視之一心思之則朝廷之得失豈盡知
見乎必不盡也而況于天下之得失乎宰相之耳目得
聰明乎必未也而況于上以為天子聰明聖神乎然則
天下聰明心識取之豈無其道耶必有也在乎知與不

知行與不行耳噫自開元已來斯道寖衰鮮能行者自貞元以來斯道寖微鮮能知者豈惟不知乎不行乎又將背古道而馳者也何者古者宰相以危言危行扶危持顛為心今則敏行遜言全身遠害而已矣古者宰相以接士為務今則不接賓客而已矣古者宰相以開閤為名今則鑠其第門而已矣致使天下之聰明盡委棄於草木中焉天下之心識盡沈没於泥土間焉則天下聰明心識萬分之中宰相何嘗取得其一分哉是故寵

益崇而謗益厚歲彌久而愧彌深至乃上負主恩下斂人怨行止寢食自有慙色者夫豈非不得天下聦明心識之所致耶然則為宰相者得不思易其轍乎是以聦明損於上則正直銷於下畏忌慎黙之道長公議忠讜之路塞朝無敢言之士庭無執咎之臣自國及家寖以成獘故父訓其子曰無介直以立仇敵兄教其弟曰無方正以賈悔尤先達者用以養身後進者資而取仕日引月長熾然成風識者腹非而不言愚者心兢而是效

至使天下有目者如瞽也有耳者如聾也有口者如含鋒刃也如此則上之得失下之利病雖欲匡救何由知之嗟乎自古以來斯道之弊恐未甚於今日也然則為宰相者得不思變其風乎是以愼忌積於中則政事廢於表因循苟且之心作强毅久大之性虧反謂宰職而舉者不達於時宜當官而行者不通於事變故殿最之書雖具而不實黜陟之法雖備而不行欲望惡者懲善者勸或恐難矣古之善為宰相者豈盡得賢而用之乎

豈盡知不肖而去之乎蓋在於秉鈞軸之樞握刀尺之要刬邪為正削觚為圓能使善之必遷不謂善之盡有能使惡之必改不謂惡之盡無成此功者無他懲勸之所致耳然則為宰相者得不思提其綱使羣目皆自張乎是以懲勸息於此則賢能之之於彼故岳鎮闕而不知所取臺省空而不知所求令則尚書六司之官暨于百執事者大凡要劇者多虚其位閒散者咸備其官或曰所以難其人重其禄也嗟乎徒知難其人而闕之不知

邦政日歸於下吏也徒知重其禄而愛之不知稍食日費於冗員也損益利害豈不明哉古之善為宰相者虚其懷直其氣苟有舉一言者必從而索之苟有薦一善者必隨而用之然後明察否臧精考真偽得人者行進賢之賞謬舉者坐不當之辜自然畜輪轅以相求謹關梁以相保故才無乏用國無廢官豈可疑所舉之未精而反失其善重所任而不苟而反廢其官與其廢官寧其虚授與其失善寧其謬升但在乎明覈是非必行賞

罰則謬升虛授當自辨焉然則為宰相者得不思振其領使衆毛皆舉乎是以庶政闕於内則庶事斁於外至使天下之户口日耗天下之士馬日滋游手於道途市井者不知歸託足於軍籍釋流者不知反計數之吏日進聚斂之法日興田疇不闢而麥禾之賦日增桑麻不加而布帛之價日賤吏部則士人多而官員少姦濫日生諸使則課利少而羨餘多侵削日甚舉一知十可勝言哉況今方域未甚安邊陲未甚静水旱之災不戒兵

戎之動無期然則為宰相者得不圖將來之安補既往之敗乎若相公用天下之目觀而救之夫豈無最遠之見乎用天下之心圖而濟之夫豈無最長之策乎策之最長者見之最遠者在相公鑒而取之誠而行之而已取之也行之也今其時乎為時之用大矣哉古者聖賢有其才無其位不能行其道也有其才有其位無其時亦不能行其道也必待有其才有其位有其時然後能行其道焉某竊見相公曩時制策對中論風化澆淳之

源明天人交感之道陳兵災救療之術可謂有其才矣又伏見今月十一日制詞云其代予言允屬良弼必能形四方之風成天下之務可謂有其時矣今相公有其才有其位有其時則行道由己而由道乎哉其又聞一往而不可追者時也故聖賢甚惜焉方今拭天下之目以觀主上之作為也側天下之耳以聽相公之舉措也如此則相公出一言不終日而必聞於朝野主上發一令不浹辰而必達於華夷盖主上輯百辟和萬姓服四

夷之時在於此時矣相公充人望代天工報國之恩正在於今日矣或者曰君臣之道至大也可以漸合不可以速合也天下之化至大也可以漸行不可以速行也賢人之事業至大也行之可以枉尺而直尋也某以為殆不然矣夫時之變事之宜其間不容息也先之太過後之則不及故時未至聖賢不進而求時既來聖賢不退而讓盖得之則不啻乎事半而功倍也失之而不啻乎事倍而功半也嗟乎或者徒知漸合其道而不知啓

沃之時失於漸中矣徒知漸行其化而不知燮理之時
失於漸中矣徒知枉尺而直尋而不知易失於時則難
生於漸中雖枉尋不能直尺矣近者宰相道不行化不
成事業不光明率由乎有志於漸矣請以前事明之某
嘗聞太宗顧謂羣臣曰善人為邦百年然後能勝殘去
殺當今大亂之後將求致理寧可造次而望乎魏文貞
曰不然夫亂後易理猶饑人易食也若聖哲施化人應
如響期月而可信不為難三年成功猶謂其晚太宗深

納其言時封徳彛輩共非之曰不可三代以後人漸澆訛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而不欲魏徵書生不識時務信其虛説必亂國家於是太宗卒從文貞之言力行不倦三數年間天下大安戎狄内附太宗曰惜哉不得使封徳彛見之斯則得其時行其道不取於漸之明効也況今日之天下豈獎於武徳之天下乎相公之事業豈後於文貞之事業乎在於疾行而已矣所以主上踐祚未及十日而寵命加於相公者惜國家之時也相公受

命未及十日而其獻於執事者惜相公之時也夫欲行大道樹大功貴其速也蓋明年不如今年明日不如今日矣故孔子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此言時之難得而易失也伏惟相公惜其時之易也而不失焉慮其漸之難也而不取焉抑又聞濟時者道也行道者權也扶權者寵也故得其位不可一日無其權得其權不可一日無其寵然則取權有術也求寵有方也蓋竭其力以舉職而權必自歸忘其身以狥公而寵必自至權歸寵至

然後能行其道焉伏惟相公詳之而不忽也抑又聞不棄死馬之骨者然後良驥可得也不棄狂夫之言者然後嘉謨可聞也苟其管見之中有可取者俯而取之苟芻言之中有可採者俛而採之則知之者必曰如其之見猶且不棄況愈於其之徒歟則天下情通達識之士得不比肩而至乎聞之者必曰如其之言猶且不棄況愈於其之徒歟則天下謇諤敢言之士得不繼踵而來乎伏惟相公試垂意焉則天下之士幸甚其遊長安僅

十年矣足不踐相公之門目不識相公之面名不聞相公之耳相公視某何為者哉豈非介者耶狷者耶令一旦卒然以數千言塵瀆執事者又何為哉實不自揆欲以區區之聞見裨相公聰明萬分之一分也又欲以濟天下顛頇之人死命萬分之一分也相公以為如何

白氏長慶集卷四十四

謹案卷四十二第六頁後四行同州韓城尉刊本

韓訛韋據唐書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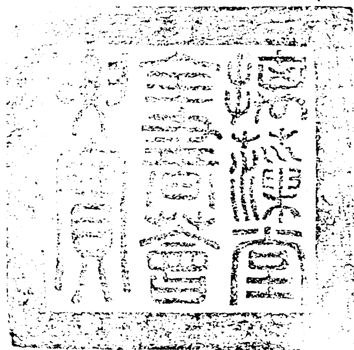
卷四十三第十二頁前六行士堅按唐文粹作中

堅

第十二頁前七行利辦按唐文粹此下有道深二

字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徐如澍

謄錄監生臣丁湘錦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白氏長慶集卷四十五至四十七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白氏長慶集卷四十五

唐　白居易　撰

書序凡五首

與元九書

月日居易白微之足下自足下謫江陵至于今凡所贈答詩僅百篇每詩來或辱序或辱書冠于卷首皆所以陳古今歌詩之義且自叙為文因縁與年月之遠近也

僕既受足下詩又諭足下此意常欲承荅來㫖麤論歌詩大端并自述為文之意總為一書致足下前累歲以來牽故少暇閑有容隙或欲為之又自思所陳亦無足下之見臨紙復罷者數四卒不能成就其志以至于今僕罪潯陽除盥櫛食寢外無餘事因覽足下去通州日所留新舊文二十六軸開卷得意忽如會面心所畜者便欲快言往往自疑不知相去萬里也既而憤悱之氣思有所洩遂追就前志勉為此書足下幸試為僕留

意一省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賢聖下至愚騃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羣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

感易交于是乎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為大柄決此以為大寶也故聞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則知夏政荒矣言者無罪聞者作戒言者聞者莫不兩盡其心焉洎周衰秦興採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導人情乃至于諂成之風動救失之道缺丘月切于時六義始刓五官切矣國風變為騷辭五言始于蘇李蘇李騷

人皆不遇者各繫其志發而爲文故河梁之句止于傷
别澤畔之吟歸于怨思彷徨抑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
未遠梗槩尚存故興離别則引雙鳬一鴈爲喻諷君子
小人則引香草惡鳥爲比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
二三焉于時六義始缺矣晉宋已還得者蓋寡以康樂
之奥博多溺于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於田園江鮑
之流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噫之例者百無一二焉于時
六義寖微矣陵夷至于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

而已噫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舍之乎顧所用何如耳設如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也雨雪霏霏以愍征役也棠棣之華感華以諷兄弟也采采芣苢美草以樂有子也皆興發于此而義歸於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離花先委露别葉乍辭風之什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故僕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而已于時六義盡去矣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魴有感

興詩十五首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之作才已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篇至於貫穿今古䙰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塞蘆子留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首杜尚如此況不逮杜者乎僕嘗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食輟哺夜輟寢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乎事有大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麤陳于左右僕始生

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下有指無字之字示僕者僕雖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雖百十其試而指之不差則僕宿習之緣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歲便學為詩九歲諳識聲韻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閒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瘡手肘成胝（吉而切）既壯而膚革不豐盈未老而齒髮早衰白瞥瞥（匹蔑切）然如飛蠅垂珠在眸子中也動以萬數蓋以苦學力文所致又自悲矣家貧多

故二十七方從鄉賦既第之後雖專于科試亦不廢詩及授校書郎時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輩見皆謂之工其實未窺作者之域耳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是時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屢降璽書訪人急病僕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手請諫紙啓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于指言者輙詠歌之欲稍稍遞進聞於

上上以廣宸聰副憂勤次以酬恩獎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志豈圖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聞而謗已成矣又請為左右終言之凡聞僕賀雨詩而衆口籍籍已謂非宜矣聞僕哭孔戡詩衆面脉脉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大率如此不可徧舉不相與者號為沽名號為詆訐號為訕謗茍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孥

皆以我為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不過三兩人有鄧魴者見僕詩而喜無何而魴死有唐衢者見僕詩而泣未幾而衢死其餘則足下又十年來困躓若此嗚呼豈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之意不欲使下人之病苦聞於上耶不然何有志於詩者不利若此之甚也然僕又自思關東一男子耳除讀書屬文外其他懵然無知乃至書畫碁博可以接羣居之歡者一無通曉即其愚拙可知矣初應進士時中朝無緦麻

之親達官無半面之舊策蹇步于利足之途張空拳于戰文之場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入衆耳迹升清貫出交賢俊入侍冕旒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于文章亦其宜也日者又聞親友間説禮吏部舉選人多以僕私試賦判傳為準的其餘詩句亦往往在人口中僕恧女六切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又足下書云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間有題

僕詩者復何人哉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衆樂娛他賓諸妓見僕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僕詩者此誠雕蟲之戲不足為多然今時俗所重正在此耳雖前賢如淵雲者前輩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於其間哉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僕是何者竊時之名已多既竊時名又欲竊時之富貴使己為造物

者肯無與之乎今之迍窮理固然也况詩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迍剥至死李白孟浩然輩不及一命窮悴終身近日孟郊六十終試協律張籍五十未離一太祝彼何人哉彼何人哉况僕之才又不逮彼今雖謫在遠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萬寒有衣飢有食給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謂不負白氏之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僕數月來檢討囊篋中得新舊詩各以類分分為卷首自拾遺來凡所適所感關於美刺興

比者又自武德訖元和因事立題題為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諭詩又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閒居知足保和吟翫情性者一百首謂之閑適詩又有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内隨感遇而形於歎詠者一百首謂之感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絶句自一百韻至兩韻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凡為十五卷約八百首異時相見當盡致於執事微之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僕雖不肖常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

時時之來也為雲龍為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不來也為霧豹為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故覽僕詩知僕之道焉其餘雜律詩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親朋合散之際取其釋恨佐懽今銓次之間未能删去他時有為我編集斯文者略之可

也微之夫貴耳賤目榮古陋今人之大情也僕不能遠
徵古舊如近歲韋蘇州歌行清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
言詩又高雅閑澹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誰能及之
然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然後人貴之
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已下耳
時之所重僕之所輕至于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閑適者
思澹而詞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今所愛者並世
而生獨足下耳然千百年後安知復無如足下者出而

知愛我詩哉故自八九年來與足下小通則以詩相戒小窮則以詩相勉索居則以詩相慰同處則以詩相娛知吾最要率以詩也如今年春遊城南時與足下馬上相戲因各誦新艷小律不雜他篇自皇子陂歸昭國里迭吟遞唱不絶聲者二十里餘樊李在傍無所措口知我者以為詩仙不知我者以為詩魔何則勞心靈役聲氣連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當美景或花時宴罷或月夜酒酣一咏一吟不知老之將至雖驂

鸞鶴遊蓬瀛者之適無以加于此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與足下外形骸脫蹤蹟傲軒鼎輕人寰者又以此也當此之時足下興有餘力且與僕悉索還往中詩取其尤長者如張十八古樂府李二十新歌行盧楊二秘書律詩竇七元八絕句博搜精掇編而次之號元白往還詩集衆君子得擬議於此者莫不踴躍欣喜以為盛事嗟乎言未終而足下左轉不數月而僕又繼行心期索然何日成就又可為之歎息矣又僕嘗語

足下凡人為文私于自是不忍于割截或失於繁多其間妍媸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然後繁簡當無不得其中矣况僕與足下為文尤患其多已尚病之况他人乎今且各纂詩筆麤為卷第待與足下相見日各出所有終前志焉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見在何地溘苦盍切然而至則如之何微之微之知我心哉潯陽臘月江風苦寒歲暮鮮歡夜長無睡引筆鋪紙悄然燈前有念則書言無次第勿以繁雜為倦

且以代一夕之話也微之知我心哉樂天再拜

答戶部崔侍郎書

侍郎院長閣下戶部牒中奉八月十七日書具承康寧喜與拧會并别覲手翰訪叙綢繆何眷好勤勤若此之不替也幸甚幸甚首垂問以鄙況不足云蓋默默兀兀委順任化而已次垂問以體氣除舊目疾外雖不甚健亦幸無急病矣次垂問以月俸月俸雖不多然量入以為用亦不至凍餒矣又垂問以舍弟渠從事東川近得

書且知無恙矣終垂問以心地此最要者輙梗槩言之頃與閣下在禁中日每視草之暇匡牀接枕言不及他常以南宗心要互相誘導别來閎獨隨分增修比於曩時亦似有得得中無得無可寄言來書云麤示可乎斯不可也又知兵部李尚書同在南宮錢蕭二舍人移官閎秩退朝之暇數獲晤言每話舊遊輙蒙見念此葢君子久要之心不為榮顇合散增減耳而不佞者又何幸焉然自到潯陽忽已周歲外物盡遣中心甚虛雖賦命

之閒則有厚薄而忘懷之後亦無窮通用此道推頹然
自足又或杜門隱几塊然自居木形灰心動逾旬月當
此之際又不知居在何地身是何人雖鵩鳥集於前枯
柳生於肘不能動其心也而況進退榮辱之累耶又思
頃者接確論時走嘗有言薦于執事云心與迹多相戾
道與名不兩立苟有志於道者若不幸于外是幸於內
猥蒙歎賞猶憶之乎今之身心或近是矣退思此語撫
省初心求仁得仁又何不足之有也前月中長兄從宿

州來又孤幼弟姪六七人皆自逺至日有糲郎達切食歲有麤食胡切衣飢寒獲同骨肉相保此亦默默委順之外益自安也況廬山在前九江在左出門是滄浪水舉頭見香爐峰東西二林時時一往至如瀑水怪石桂風杉月平生所愛者盡在其中此又兀兀任化之外益自適也今日之心誠不待此而後安適況兼之者乎此鄙人所以安又安適又適而不知命之窮老之至也阮長公望日重啓沃非遥仰惟勉樹勲名勿以鄙劣為念

與濟法師書

月日弟子太原白居易白濟上人侍右昨者頂謁時不以愚蒙言及佛法或未了者許重討論令經典間未諭者其義有二欲面問答恐彼此卒卒語言不盡故粗形於文字願詳覽之敬佇報章以開未悟所望所望佛以無上大慧觀一切衆生知其根性大小不等而以方便智說方便法故為闡提說十善法為小乘說四諦法為中乘說十二因緣法為大乘說六波羅蜜法皆對病根

救以良藥此盡方便教中不易之典也何者若為小乘人說大乘法心則狂亂狐疑不信所謂無以大海內於牛迹也若為大乘人說小乘法是以穢食置于寶器所謂彼自無創勿傷之也故維摩經揔其義云為大醫王應病與藥又首楞嚴三昧經云不先思量而說何法隨其所應而為說法正是此義耳猶恐說法者不隨人之根性也故又法華經戒云若但讚佛乘衆生没在罪苦不能信是法破法不信故如此非獨慮說者不能救病

亦懼聞者不信沒入罪苦也則佛之付囑豈不丁寧邪
何則法王經云若定根基為小乘人說小乘法為闡提
人說闡提法是斷佛性是滅佛身是說法人當歷百千
萬刦墮諸地獄縱佛出世猶未得出若生人中缺脣無
舌獲如是報何以故衆生之性即是法性從本已來無
有增減云何於中分别病藥又云於諸法中若說高下
即名邪說其口當破其舌當裂何以故一切衆生心垢
同一垢心淨同一淨衆生若病應同一病衆生須藥應

同一槃若說多法即名顛倒何以故為妄分别拆善惡法破一切法故隨基說法斷佛道故此又了然不壞之義也又金剛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金剛三昧經云皆以一味道終不以小乘無有諸雜味猶如一雨潤據此後三經則與前三經義甚相戾也其故何哉若云依維摩詰謂富樓那云先當入定觀此人心然後說法又云不觀人根不應說法夫以富樓那之通慧又親奉如來為大弟子尚未能觀

知人心況復五百歲末法中弟子豈盡能觀知人心而後說法乎設使觀知人心若彼發小乘心而為說大乘法可乎若未能觀彼心而率已意說又可乎既未能觀與默然不說又可乎若云依義又依語則上六經之義互相違反其將孰依乎若云依了義經則三世諸佛一切善法皆從此六經出孰名為不了義經乎況諸經中與維摩法華首楞嚴之說同者非一也與法王金剛金剛三昧之說同者亦非一也不可遍舉故於二義中各

舉三經此六經皆上人常所講讀者今故引以為問必有甚深之㫖焉今且有人忽問法於上人上人或能觀知其心或未能觀知其心將應病與藥而為說耶將同一病一藥而為說耶若應病與藥是有高下是有雜味即反法王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獲如上所說之罪報矣若同一病一藥為說必當說大乗大乗即佛乗也若讚佛乗且不隨應心且不救病即反維摩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使衆生没在罪苦矣六者皆如來

說如來是真語實語不誑語不異語者今隨此則反彼順彼則逆此設有問者上人其將何法以對焉此其未諭者一也又五蘊者色受想行識是也十二因緣者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名緣色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病苦憂悲苦惱是也夫五蘊十二因緣蓋一法也蓋一義也畧言之則為五詳言之則為十二雖名數多少或殊其於倫次轉遷合同條貫今五蘊中則色受想行識相次而十二

緣中則行識色入觸受相緣一則色在行前一則色次行後正序之既不類逆倫之又不同若謂佛次第而言則不應有此雜亂若謂佛偶然而說則不當名為因緣前後不倫其義安在此其未諭者二也上人耆年大徳後學宗師就出家中又以説法而作佛事必能研精二義合而通之仍望指陳著于翰墨葢欲藏于篋笥永永不忘也其餘疑義亦續咨問居易稽首

與微之書

四月十日夜樂天白微之微之不見足下面已三年矣不得足下書欲二年矣人生幾何離濶如此況以膠漆之心置于胡越之身進不得相合退不得相忘牽攣乖隔各欲白首微之微之如何如何天實為之謂之奈何僕初到潯陽時有熊孺登來得足下前年病甚時一札上報疾狀次序病心終論平生交分且云危惙朱劣切之際不暇及他唯收數帙文章封題其上曰他日送達白二十二郎便請以代書悲哉微之於我也其若是乎又

睹所寄聞僕左降詩云殘燈無焰影憧憧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起坐闇風吹雨入寒窻此句他人尚不可聞況僕心哉至今每吟猶惻惻耳且置是事略叙近懐僕自到九江已渉三載形骸且健方寸甚安下至家人幸皆無恙長兄去夏自徐州至又有諸院孤小弟妹六七人提挈同來頃所牽念者今悉置在目前得同寒煖飢飽此一泰也江州風候稍涼地少瘴癘乃至虵虺蚊蚋雖有甚稀湓魚頗肥江酒極美其餘食物多類

北地僕門内之口雖不少司馬之俸雖不多量入儉用亦可自給身衣口食且免求人此二泰也僕去年秋始遊廬山到東西二林間香爐峰下見雲水泉石勝絶第一愛不能舍因置草堂前有喬松十數株修竹千餘竿青蘿為墻垣白石為橋道流水周于舍下飛泉落於簷間紅榴白蓮羅生池砌大抵若是不能殫記每一獨往動彌旬日平生所好者盡在其中不惟忘歸可以終老此三泰也計足下久不得僕書必加憂望今故録三泰

以先奉報其餘事况條寫如後云云微之微之作此書夜正在草堂中山窻下信手把筆隨意亂書封題之時不覺欲曙舉頭但見山僧一兩人或坐或睡又聞山猿谷鳥哀鳴啾啾平生故人去我萬里瞥然塵念此際暫生餘習所牽便成三韻云憶昔封書與君夜金鑾殿後欲明天今夜封書在何處廬山菴裏曉燈前籠鳥檻猿俱未死人間相見是何年微之微之此夕我心君知之乎樂天頓首

荔枝圖序

荔枝生巴峽間樹形團團如帷葢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紫如蒲萄核如枇杷殻如紅繒膜如紫綃瓤女良切又如羊切肉瑩白如氷雪漿液甘酸如醴酪大畧如彼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元和十五年夏南賔守樂天命工吏圖而書之葢為不識者與識而不及一二三日者云

白氏長慶集卷四十五

白氏長慶集卷四十六

唐 白居易 撰

書頌議論狀 凡七首

補遺書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葛伯荒怠敗禮廢祀湯專征諸侯肇徂征之湯若曰格

爾三事之人逮于有衆啓乃心正乃容明聽余言咨先

格王有彝訓曰祿無常荷荷于仁福無常享享于敬惠乃道保厥邦覆乃德殄厥世惟葛伯反易天道怠棄邦本虐于民慢于神惟社稷宗廟罔克尊奉暨山川鬼神亦靡禋祀告曰罔犧牲以供俎羞予畀厥牛羊乃旣于盜食曰罔黍稷以奉粢盛予佑厥稼穡乃困于仇餉令爾衆曰葛罪其如予聞曰為邦者祗奉明神撫綏烝民二者克備尚克保厥家邦吁廢于祀神震怒肆于虐民離心項繩契以降暨于百代神怒亟一無亟字民叛而不顛

隮者匪我攸聞小子履以凉德欽奉天威聿征有葛浴爾有衆克濟厥功其有儆師徒戒車乘敬君事者有明賞其有罔率職罔戮力不恭命者有常刑明賞不僭常刑無赦嗚呼朕告汝衆君子監于兹欽哉懋哉罰及乃躬不可悔

箴言

貞元十有五年天子命中書舍人渤海公領禮部貢舉事越明年春居易以進士舉一上登第洎翌日至于旬

時伏念固陋懼不克副公之選充王之賔乃自陳戒于德作箴言

曰我聞古君子人疾没世名不稱恥邦有道貧且賤今我生休明代二十有六年乃策名名既聞于君乃干禄禄將及于親升聞逮養繄公之德公之德之死矢報之報之之義靡他惟勵乃志遠乃猷俾德日修道日就是報于公匪報于公是光于躬匪光于躬是華于邦吁其念哉其惕哉庶俾行中規文中倫學惟時習罔怠棄位

惟馴致罔躁求惟一德五常陶甄于内惟四科六藝夼藻于外若御輿既勒銜筴乃克駿奔若治金既砥淬礪乃克利用無曰擢甲科名既立而自廣自滿尚念山九仞虧于一簣無曰登一第位其達而自欺自卑尚念行千里始于足下嗚呼我無監于止水當監于斯文庶克欽厥止慎厥終自顧于箴言無作身之羞公之羞

中和節頌并序○此已下文並是未及第前作

乾清而四時行坤寧而萬物生聖人則之無為而無不

為神唐御宇之九葉皇帝握符之十載夷夏咸寧君臣交欣有詔始以二月上巳日為中和節自上而下雷解風動翌日而頒乎四嶽浹辰而達乎八荒於戲中和之時義遠矣哉惟唐之興我神堯子兆民而基皇德大宗家六合而開帝功玄宗執象而薰仁壽之風代宗垂拱而阜富庶之俗舄弈乎赫赫煌煌八聖重光以至于我皇我皇運玄樞陶淳精治定而化成嗣皇極於穆清納黔首于升平于時數惟上元歲惟仲春皇帝穆然居青

陽太簇命有司考時令以為安萌芽養幼小緩刑獄布慶賜蓋百王常行之道未足以啓廸天地之化發揮祖宗之德乃命初吉肇為中和中者揆三陽之中和者酌仁氣之和其為稱也大矣非至聖疇能建之於是謀始要終循義討源于以九八節七六氣排重陽而拉上巳煦元氣于厚壤則幽蟄蘇而句萌達噫和風于窮荒則桀驁化而獷古猛切俗淳垂萬祀以攄無窮被四表以示大同于時兩儀三辰貞明絪縕千品萬彚熙熙忻忻繇

是文武百辟僉拜手稽首而颺言曰大哉睿德合于玄造又曰昔在唐堯敬授人時垂于典謨降及周文在鎬飲酒列于雅頌斯蓋欽若四序凱樂一方而已未若肇建令節混同天下澤鋪動植慶浹華夷若斯之盛與蓋聖人之作事必導達交泰幽贊亭毒與元化合其運與真宰同其功丕休哉其至矣夫賤臣居易忝濡文明之化就賓貢之列輒敢美盛德頌成功獻中和頌一章附于唐雅之末頌曰

權輿脈渾玄黃既分煦嫗絪緼肇生蒸民天命聖神是為大人大人淳淳為天下君巍巍我唐穆穆我皇纂承九葉照臨八方四維載張兩曜重光齷齪唐虞逯盧谷切趯千木切小步也羲皇乘時有作煥乎文章乃建貞元以正乾坤乃紀吉辰以殷仲春吉辰伊何號為中和和維大和中維大中以暢中氣以播和風萌芽昆蟲昭蘇有融如斡玄化如運神功於戲德洽道豐萬邦來同微臣作頌垂裕無窮

晉謚恭世子議

晉侯以驪姬之惑殺太子申生或謂申生得殺身成仁之道是以晉人謚爲恭世子載在方册古今以爲然居易獨以爲不然也大凡恭之義有三以孝保身子之恭以正承命臣之恭以道守嗣君之恭若棄嗣以非禮不可謂道受命於非義不可謂正殺身以非罪不可謂孝三者率非恭也申生有焉而謚曰恭不知其可若垂來代以爲訓戒居易懼後之臣子有失大義守小節者將

奔走之將欲商搉𢾅徵義類在昔虞舜父頑母嚚舜既克諧瞽亦允若申生父之昏姬之惡誠宜率子道以幾諫感君心以至誠雖申生之孝不侔於舜而獻公之頑亦不逮於瞽盍以蒸蒸之乂俾不格於姦乎故咎之始形則齋栗祗載為虞舜可也若不能及禍之將兆則讓位去國為吳太伯可也若又不能及難之既作則全身遠害為公子重耳可也三失無一得於是乎致身於不義不祗陷父於不德不慈負罪被名以至於死臣子之

道不其慼歟夫以堯之聖書美曰允恭舜之孝書美曰溫恭令以申生之失道亦謂曰恭庸可稱乎周之衰也楚子以霸王之器奄有荊蠻光啟土宇赫赫楚國由之而興謚之為恭猶曰薄德令申生徇其死不顧其義輕其身不圖其君俾死之後弑三君（奚齊卓子懷公）殺十有五臣（荀息里克丕鄭祁舉共華賈華叔堅騅歂聚虎特宮山祁慶鄭狐突瑕生郤芮）實啟禍先大亂晉國則楚之得也如彼申生之失也若此異德同謚無乃不可乎左氏修魯史受經於仲尼蓋仲尼之志丘明

從而明之無善惡無大小莫不微婉而發揮焉至於申生之死也之謚也畧而無譏何其謬哉何以褎諸且仲尼修春秋明則有凡例幽則有微旨其有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卒書名以貶之故書曰晉侯殺其太子申生不言晉人而書晉侯且名太子者蓋明晉侯不道且罪申生陷君父於不義也以微旨考之則仲尼明貶可知矣以凡例推之則左氏之闕文可知矣嗚呼先王之制謚豈容易哉蓋善惡始終必褒貶於一字所

以彰明往者勸沮來者故君子於其謚無所茍而已矣繇是而言則恭世子之謚不亦誣乎不亦誣乎

漢將李陵論

論曰忠孝智勇四者為臣為子之大寶也故古之君子奉以周旋茍一失之是非人臣人子矣漢李陵䇿名上將出討匈奴竊謂不死於王事非忠生降於戎虜非勇棄前功非智召後禍非孝四者無一可而遂亡其宗哀哉予覽史記漢書皆無明譏竊甚惑之司馬遷雖以陵

獲罪而無譏可乎班孟堅亦從而無譏又可乎按禮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故敗而死者是其所也春秋所以美狠瞫者為能獲其死所而陵獲所不死得無譏焉觀其始以步卒深入虜庭而能以寡擊衆以勞破逸再接再捷功孰大焉及乎兵盡力殫摧鋒敗績不能死戰卒就生降噫墜君命挫國威不可以言忠屈身於夷狄束手為俘虜不可以言勇喪戰勲於前墜家聲於後不可以言智罪逭於躬禍移於母不可以言孝而引范蠡

曹沫為比又何謬歟且會稽之耻蠡非其罪魯國之羞沫必能報所以二子不死也而陵苟免其微軀受制於彊虜雖有區區之意亦奚為哉夫吳齊者越魯之敵國匈奴者漢之外臣俾大漢之將為單于之擒是長寇讐辱國家甚矣況二子雖不死無陵生降之名二子苟生降無陵及親之禍酌其本末事不相侔而陵竊慕之是大失臣子之義也觀陵答子卿之書意但恚漢之不知已而不自內省其始終焉何者與其欲刺心自明刎頸

見志曷若効節致命取信於君與其痛毋悼妻尤君怨國曷若忘身守死而紓禍於親焉或曰武帝不能明察苟聽流言遽加厚誅豈非負德答曰設使陵不苟其生能繼以死則必賞延于世刑不加親戰功足以冠當時壯節足以垂後代忠孝智勇四者立而死且不朽矣何流言之能及哉嗚呼予聞之古人云人各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生或輕於鴻毛若死重於義則視之如泰山也若義重於死則視之如鴻毛也故非其義君子不輕

其生得其所君子不愛其死惜哉陵之不死也失君子之道焉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為愧不其然乎不其然乎

太原白氏家狀二道 元和六年兵部郎中知制誥李建按此二狀撰銘誌

故鞏縣令白府君事狀

白氏芊姓楚公族也楚熊居太子建奔鄭建之子勝居于吳楚間號白公因氏焉楚殺白公其子奔秦代為名將乙丙以降是也裔孫白起有大功於秦封武安君後

非其罪賜死杜郵秦人憐之立祠廟于咸陽至今存焉
及始皇思武安之功封其子仲於太原子孫因家焉故
今為太原人自武安以下凡二十七代至府君高祖諱
建北齊五兵尚書贈司空曾祖諱士通皇朝利州都督
祖諱志善朝散大夫尚衣奉御父諱温朝請大夫檢校
都官郎中公諱鍠字確鍾都官郎中第六子幼好學善
屬文尤工五言詩有集十卷年十七明經及第解褐授
鹿邑縣尉洛陽縣主簿酸棗縣令理酸棗有善政本道

節度使令狐章知而重之秩滿奏授殿中侍御史内供奉賜緋魚袋充滑臺節度叅謀軍府之要多咨度焉居歳餘公嘗規章之失章不聽公因留一書遺章不辭而去明年選授河南府鞏縣令在任三考自鹿邑至鞏縣皆以清直静理聞於一時公為人沈厚和易寡言多可至於涉是非闗邪正者辨而守之則確乎其不可拔也大歴八年五月三日遇疾殁于長安春秋六十八以其年權厝於郿縣下邑里夫人河東薛氏夫人之父諱傚

河南縣尉大歷十二年六月十九日歿於新鄭縣私第享年七十以其年權窆厝於新鄭縣臨洧里公有子五人長子諱季庚襄州別駕事具後狀次諱季般徐州沛縣令次諱季軫許州許昌縣令次諱季寧河南府參軍次諱季平鄉貢進士元和六年十月八日孫居易等始發護靈櫬遷葬於下邽縣北義津鄉北原而合祔焉謹狀

襄州別駕府君事狀

公諱季庚字某鞏縣府君之長子天寳末明經出身解褐授蕭山縣尉歴左武衛兵曹參軍宋州司户參軍建中元年授彭城縣令時徐州爲東平所管屬本道節度使反反之狀先以勝兵屯埇委勇切口絶汴河運路然後謀東闚江淮朝廷憂虞計未有出公與本州刺史李洧潛謀以徐州及埇口城歸國反拒東平遣驍將信都崇敬石隱金等率勁卒二萬攻徐州徐州無兵公收合吏民得千餘人與李洧堅守城池親當矢石晝夜攻拒凡

四十二日而諸道救兵方至既而賊徒潰運路通首挫逆謀不敢東顧繇是徐州一郡七邑及埇口等三城到于今訖不隸東平者實李洧與公之力也德宗嘉之命公自朝散郎超授朝散大夫自彭城令擢拜本州別駕賜緋魚袋仍充徐泗觀察判官故其制云令州將忠謀翻然効順叶其誠美共贊良圖我懸爵賞俟茲而授宜加左郡之命仍寵殊階之序貞元初朝廷念公前功加檢校大理少卿依前徐州別駕當道團練判官仍知州

事故其制云嘗宰彭城挈而歸國舊勲若此新寵蔑如或不延厚於忠臣將何勸於義士宜從亞列再貳徐方秩滿又除檢校大理少卿兼衢州别駕秩滿本道觀察使皇甫政以公政績聞薦又除檢校大理少卿兼襄州别駕貞元十年五月二十八日終於襄陽官舍享年六十六其年權窆於襄陽縣東津鄉南原至元和六年十月八日嗣子居易等遷護於下邽縣義津鄉北原從輩縣府君宅兆而合祔焉夫人頴川陳氏陳朝宜都之後

祖諱璋利州刺史考諱潤坊州鄜城縣令妣太原白氏
夫人無兄姊弟妹八歲丁鄜城府君之憂居喪致哀主
祭盡敬其情禮有過成人者中外姻族咸稱異之十五
歲事舅姑服勤婦道夙夜九年迨于奉蒸嘗睦娣姒待
賓客撫家人又三十三年禮無違者故中外凡為冢婦
者皆景慕而儀刑焉又别駕府君即世諸子尚幼未就
師學夫人親執詩書晝夜教導恂恂善誘未嘗以一　缺
一杖加之十餘年間諸子皆以文學仕進官至清近實

夫人慈訓所致也夫人為女孝如是為婦順如是為母慈如是舉三者而百行可知矣建中初以府君彭城之功封頴川縣君元和六年四月三日歿於長安宣平里第享年五十七其年十月八日從先府君祔於皇姑焉有子四人長曰幼文前饒州浮梁縣主簿次曰居易前京兆府户曹叅軍翰林學士次曰行簡前秘書省校書郎幼子金剛奴無禄早世初高祖贈司空有功於北齊詔賜莊宅各一區在同州同城縣至今存焉故自司空

而下都官郎中而上皆葬於韓城縣令以卜歸不便遂改卜蘄縣府君及襄州别駕府君兩塋於下邽縣義津鄉北原其兩塋同兆域而異封樹葢從時宜且叶吉也

謹狀

白氏長慶集卷四十六

白氏長慶集卷四十七

唐 白居易 撰

試策問制誥 凡十六首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策一道 元和元年四月登第

問皇帝若曰朕觀古之王者受命君人兢兢業業承天順地靡不思賢能以濟其理求讜直以聞其過故禹拜昌言而嘉猷罔伏漢徵極諫而文學稍進匡時

濟俗罔不率繇厥後相循有名無實而又設以科條增求茂異舍斥已之至言進無用之虛文指切著明罕稱於代茲朕所以歎息鬱悼思索其真是用發懇惻之誠咨體用之要庶乎言之可行行之不倦上獲其益下輸其情君臣之間確然相與子大夫得不勉思朕言而茂明之我國家光宅四海年將二百十聖宏化萬邦懷仁三王之禮靡不講六代之樂罔不舉浸澤於下昇中於天周漢以還莫斯為盛自禍階漏

壤兵宿中原生人困竭耗其大半農戰非古衣食罕儲念茲疲甿遠乖富庶督耕植之業而人無戀本之心峻榷酤之科而下有重斂之困舉何方而可以復其盛用何道而可以濟其艱既往之失何者宜懲將來之虞何者當戒昔主父懲患於晁錯而用推恩夷吾致霸於齊桓而行寓令清求古人之意啓廸來哲之懷眷茲洽聞固所詳究又執契之道垂衣不言委之於下則人用其私專之於上則下無其効漢元優

游於儒學盛業竟衰光武責課於公卿峻政非美二途取舍未獲所從余心浩然益所疑惑子大夫孰究其旨屬之於篇興自朕躬無悼後害

對臣聞漢文帝時賈誼上疏云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三是時漢興四十載萬方大理四海大和而賈誼非不見之所以過言者以為詞不切志不激則不能迴君聽感君心而發憤於至理也是以雖盛時也賈誼過言而無愧雖過言也文帝容之而不

非故臣不失忠君不失聖書之史策以為美談然臣觀自兹以來天下之理未曾有髣髴於漢文帝時者激切之言又未有髣髴於賈誼疏者豈非君之明聖不侔於文帝乎臣之忠讜不逮於賈誼乎不然何衰亂之時愈多而切直之言愈少也今陛下思禹之昌言而拜之念漢之極諫而徵之廢芳未切虚文之無用者奬至言之斥己者詢臣以可行之策諭臣以不倦之意懇惻欝悼發於至誠此真聖王思至理求過言之明旨也斯則陛下

之道已宏於前代臣之才識劣於古人輙欲過言以裨
陛下明德萬分之一也裨之者非敢謂言之必可行也
體用之必可明也且欲使後代知陛下踐祚之後有朴
直敢言之臣出焉無俾文帝賈誼專美於漢代然後退
而俯伏以待罪戾焉臣誠所甘心也謹以過言昧死上
對伏蒙陛下賜臣之策有思興禮樂之道念救疲甿之
方辨懲往戒來之宜審推恩寓令之要至矣哉陛下之
念及此實萬葉之福也豈惟一代之人受其賜而已哉

臣聞疲病之作有因縁焉救療之方有次第焉臣請為
陛下究因縁陳次第而言之臣聞太宗以神武之姿撥
天下之亂玄宗以聖文之德致天下之肥當二宗之時
利無不興弊無不革遠無不服近無不和貞觀之功既
成而大樂作焉雖六代之盡美無不舉也開元之理既
定而盛禮興焉雖三王之明備無不講也禮行故上下
輯睦樂達故内外和平所以兵偃而萬邦懐仁刑清而
兆民自化動植之類咸煦熈而自遂焉雖成康文景之

理無以出於此矣洎天寳以降政教寖微寇既薦興兵亦繼起兵以遏寇寇生於兵兵寇相仍迨五十載財征由是而重人力由是而罷下無安心雖曰督農桑之課而生業不固上無定費雖曰峻管搉之法而歲計不充日削月朘以至於耗竭其半矣此臣所謂瘢病之因縁者也豈不然乎由是觀之蓋人瘢由乎稅重稅重由乎軍興軍興由乎寇生寇生由乎政缺然則未修政教而望寇戎之銷未銷寇戎而望兵革之息雖太宗不能也

未銷兵革而求征徭之省未省征徭而求黎庶之安雖
玄宗不能也何則事有以必然雖常人足以致勢有所
不可雖聖哲不能為伏惟陛下將欲安黎庶先念省征
徭將欲省征徭先念息兵革將欲銷兵革先念銷寇戎
將欲銷寇戎先念修政教何者若政教修則下無詐偽
暴悖之心而寇戎所由銷矣寇戎銷則無興發攻守之
役而兵革所由息矣兵革息則國無餽餉飛輓之費而
征徭所由省矣征徭省則人無流亡轉徙之憂而黎庶

所由安矣臣竊觀今天下之寇雖已盡銷伏願陛下不以易銷而自怠今天下之兵雖已盡散伏願陛下不以難散而自疑無自怠之心則政教日肅無自疑之意則誠信日明故政教肅則暴亂革心誠信明則獷鷙歸命革心則天下將萌之寇不遏而自銷歸命則天下已聚之兵不散而自息然後重斂可日減疲甿可日安富庶可日滋困竭可日補日安則和悦之氣積日富則廉讓之風形因其廉讓而示之以理則禮易行矣乘其和悦

而鼔之以樂則樂易達矣舉斯方而可以復其盛用斯道而可以濟其艱懲既往之失莫先於誠不明而政不修戒將來之虞莫先於寇不銷而兵不息此臣所謂救療之次第者也豈不然乎若齊行寓令之法以霸諸侯漢用推恩之謀以懲亡國施之今日臣恐非宜何者且令萬方一統四海一家無隣國可傾非夷吾用權之秋也雖欲寓令令將何所寓耶令除國建郡置守罷侯無爵土可疏非主父矯弊之日也雖欲推恩恩將何所推

耶但陛下嗣貞觀之功宏開元之理必將光二宗而福萬葉矣何區區齊漢之法而足為陛下所慕哉精究之端實在于此矣又蒙陛下賜臣之問有執契垂衣之道委下専上之宜敦儒學而業衰責課實而政失者此皆政化之所急古今之所宜陛下幸念之臣有以見天下之理興矣夫執契之道垂衣不言者蓋言已成之化非謀始之課也委之於下者言王者之理庀其司分其務而已非謂政無小大悉委之於下也専之於上者言王

者之道秉其樞執其要而已非謂事無巨細悉專之於上也漢元優游於儒學而盛業竟衰者非儒學之過也學之不得其道也光武責課於公卿而峻政非美者非考課之累也責之不得其要也臣請重為陛下别白而明之夫垂衣不言者豈不謂無為之道乎臣聞無為而理者其舜也歟舜之理道臣粗知之矣始則懋於修己勞於求賢明察其刑明慎其賞外序百揆内勤萬樞昃食宵衣念其不息之道夫如是豈非大有為者終則安

於恭已逸於得賢明刑至于無刑明賞至于無賞百職
不戒而舉萬事不勞而成端拱凝旒立於無過之地夫
如是豈非真有為者乎故臣以為無為者非無所為也
必先有為而後至於無為也老子曰無為而無不為葢
是謂矣夫委下而用私專上而無効者此由非所宜委
而委之也非所宜專而專之也臣請以君臣之道明之
臣聞上下異位君臣殊道葢大者簡者君道也小者繁
者臣道也臣道者百職小而衆萬事細而繁誠非人君

一聰所能遍察一明所能周覽也故人君之道但擇其人而任之舉其要而執之而已矣昔九臣各掌其事而唐堯乘其功以帝天下十亂各効其能而周武總其理以王天下三傑各宣其力而漢兼其用以取天下此三君者不能為一焉但執要任人而已亦猶心之於四肢九竅百骸也不能為一焉然而寢食起居言語視聽皆以心為主也故臣以為君得君之道雖專之於上而下自有以展其効矣臣得臣之道雖委之於下而人亦無

以用其私矣由此而言光武督責而政末甚美者非他昧君臣之道於小大繁簡之際也漢元優游而業以寖衰者非他昧無為之道於始終勞逸之間也二途得失較然可知陛下但舉中而行之則無所惑矣臣伏以聖策首言曰思賢能以濟其理求讜直以聞其過又曰上獲其益下輸其情其末章則又曰與自朕躬無悼後害此誠陛下思酌下言欲聞上失勤勤懇懇慮臣輩有所隱情者也臣敢不再竭狂直以副天心之萬一焉臣聞

古先聖王之理也制欲於未萌除害於未兆故靜無敗事動有成功自非聖王則異於是莫不欲逞於始悔追於終政失於前功補於後利害之効可略而言且如軍暴而後戢之兵亂而後遏之善則善矣不若防其微杜其漸使不至於暴亂也官邪而後責之吏姦而後誅之懲則懲矣不若審其才得其人使不至於姦邪也人餒而後食之人凍而後衣之惠則惠矣不若輕其徭薄其稅使不至於凍餒也舉一知十不其然乎今陛下初嗣

祖宗新臨蒸庶承多虞之運當鼎盛之年此誠制欲於未萌除害於未兆之時也伏惟陛下敬惜其時重慎於事既往者且追救於弊後將來者宜早防於事先夫然則保邦恒在於未危恭己常居於無過三五之道夫豈遠哉臣生也得為唐人當陛下臨御之時覩陛下昇平之始斯則臣朝聞而夕死足矣而況充才識之貢承體用之問者乎今所以極千慮昧萬死當盛時獻過言者此誠微臣喜朝聞甘夕死之志也不然何輕肆狂瞽不

避斧鑕若此之容易焉伏惟少垂意而覽之則臣生死幸甚生死幸甚謹對

禮部試策五道貞元十六年二月高侍郎試及第

第一道

問周禮庶人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縗皆所以耻不勉抑游惰欲人務衣食之源也然為政之道當因人所利而利之故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由是農商工賈咸遂

生業若驅彼齊人彊以周索牲盛布帛必由己出無乃物力有限地宜不然而匱神廢禮誰曰非闕且使日中為市懋遷有無者更何事焉

對利用厚生教之本也從宜隨俗政之要也周禮云不畜無牲不田無盛不蠶不帛不績不線益勸厚生之道也論語云因人所利而利之益明從宜之義也夫田畜蠶績四者土之所宜者多人之所務者衆故周禮舉而為條目且使居之者無游惰無墮業焉其餘非四者雖

不具舉則隨土物生業而勸導之可知矣非謂使物易業土易宜也夫先王酌教本提政要莫先乎任土辨物簡能易從然後立為大中埀之不朽也若謂其驅天下之人責其所無彊其所不能則何異夫求萍於中逵植橘於江北反地利違物性孰甚焉豈直易俗失宜匱神廢禮而已且聖人辨九土之宜別四人之業使各利其利焉各適其適焉猶懼生生之物不均也故日中為市交易而退所以通貨食遷有無而後各得其所矣由是

言之則大易致人之制周官勸人之典論語利人之利三科具舉有條而不紊矣謹對

第二道

問書曰眚災肆赦又曰宥過無大而禮云執禁以齊衆不赦過若然豈為政以德不足恥格峻文必罰斯為禮乎詩稱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易稱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而語云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若然則明哲者不成仁歟殺身者非崇德歟

對聖王以刑禮為大憂理亂繫焉君子以仁德為大實死生一焉故邦有用禮而大理者有用刑而小康者古人有崇德而遠害者有蹈仁而守死者其指歸之義可得而知焉在乎聖王乘時君子行道也何者當其王道融人心質善者衆而不善者鮮一人不善衆人惡之故赦之可也所以表好生惡殺且臻乎仁壽之域矣而肆赦宥過之典由茲作焉及夫大道隱至德衰善者鮮而不善者衆一人不善衆人効之故赦之不可也所以明

懲惡勸善且革澆漓之俗矣而執禁不赦之文由兹興焉此聖王所以隨時以立制順變而致理非謂德政之不若刑罰也然則君子之為君子者為能先其道後其身守其常則以道善乎身罹其變則不以身害乎道故明哲保身亦道也巢許得之求仁殺身亦道也夷齊得之雖殊時異政同歸於一揆矣何以覈諸觀乎古聖賢之用心也苟守道而死死且不朽是非死也苟失道而生生而不仁是非生也向使夷齊生於唐虞之代安知

不明哲保身歟巢許生於殷周之際安知不求仁殺身歟葢否與泰各繫於時也生與死同歸於道也由斯而觀則非謂崇德者不為成仁殺身者不為明哲矣嗚呼聖王立教同出而異名君子行道百慮而一致亦猶水火之相戾同根於冥數共濟於人用也亦猶寒暑之相反同本於元氣共濟於歲功也則用刑措刑之道保身殺身之義昭昭然可知矣謹對

第三道

問聖哲垂訓言微旨遠至於禮樂之同天地易簡之在乾坤考以何文微於何象絕學無憂原伯魯豈其將落仁者不富公子荆曷云苟美朝陽之桐聿來鳳羽泮林之椹克變鴞音勝乃俟乎木雞巧必資於瓦注咸所未悟庶聞其說

對古先哲王之立彝訓也雖言微旨遠而學者苟能研精鉤深優柔而求之則壼奥指趣將焉廋哉然則禮樂之同天地者其文可得而考也豈不以樂作於郊而天

神和焉禮定於社而地祇同焉上下之大同大和由禮樂之馴致也易簡之在乾坤者其象可得而徵也豈不以乾以柔克而運四時不言而善應坤以隂隲而生萬物不爭而善勝柔克不言之謂易隂隲不爭之謂簡易之道不其然乎老氏絶學無憂儆其溺於時俗之習也原伯魯不學將落戒其廢聖哲之道也孟子不富之説慮蘊利而生孽也公子荆苟美之言嘉安人而豐財也鳳鳴朝陽非梧桐而不棲擇木而集也鴞止泮林食

桑椹而好音感物而變也事有躁而失靜而得者故木雞勝焉有貴而失賤而得者故瓦注巧焉雖去聖逾遠而大義斯存是故遠旨微言可明徵矣謹對

第四道

問天道有常道日月有常度水火草木有常性皆不易之理也乃至鄒衍吹律而寒谷暖魯陽揮戈而暮景迴呂梁有出入之游周原變堇荼之味不測此何故也將以傳信乎抑亦傳疑乎

對原夫元氣運而至精分三才立而萬物作惟天地日月暨水火草木度數情性各有其常其隨事應物而遷變者斯人之所感也何哉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葢天地無常心以人心為心茍能以最靈之心感善應之天地至誠之誠感無私之日月則必如影隨形響隨聲矣而況於水火草木乎故有吹律於寒谷和氣生焉揮戈於曜靈暮晷廻焉神合於水游呂梁而出入不溺化被於草木周原而堇荼變味葢品彙之生則守

其常性也精誠之至則感而常通也靜守常性動隨常通是道可於物而非常於一道也夫如是則兩儀之道七曜之度萬物之性可察矣可信矣夫何疑焉謹對

第五道

問紡績之弊出於女工桑麻不甚加而布泉日已賤蠶織者勞焉公議者知之欲乎價平其術安在又倉廩之實生於農畝人有餘則輕之不足則重之故歳一不登則種食多竭往年時雨愆候宸慈軫懐遣使

振廪分官賤糴故得餒殍載活麥禾載登思我王度金玉至矣竊聞壽昌常平今古稱便國朝典制亦有斯倉開元之二十四年又於京城大置賤則加價收糴貴則終年出糶所以時無艱食亦無傷農今者若官司上聞追尋舊制以時斂散以均貴賤其於美利不亦多乎

對人者邦之本也衣食者人之所由生也古者聖人在上而下不凍餒者非家衣而户食之葢能為之開衣食

之源均財用之節也方今倉廪虚而農夫困布帛賤而女工勞以愚所闚粗知其本何者夫天地之數無常故歲一豐必一儉也衣食之生有限故物有盈則有縮也古人知其必然也故敦儉畜以足衣務儲蓄以足食是以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野無青草人無菜色者無他焉葢勤儉儲積之所致耳故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元龜也當今將欲開美利利天下以厚生生蒸人返貞觀之升平復開元之富壽莫善乎實倉廪均豐凶

則耿壽昌之常平得其要矣今若升聞率修舊制上自
京邑下及郡縣謹豆區以出納督官吏以監臨歲豐則
貴糴以利農歲歉則賤糶以卹下若水旱作沴則資為
九年之蓄若兵革或動則餽為三軍之糧可以均天時
之豐儉權生物之盈縮修而行之實百代不易之道也
虞災救弊利物寧邦莫斯盛焉然則布帛之賤者由錐
刀之壅也苟粟麥足用泉貨通流則布帛之價輕重平
矣抑居易聞短綆不可以汲深曲士不可以語道小子

狂簡不知所以裁之莫究微言空慙下問謹對

進士策問五道元和三年為府試官

第一道

問禮記曰事君有犯無隱又曰為人臣者不顯諫然則不顯諫者有隱也無乃失事君之道乎無隱者顯諫也無乃失為臣之節乎語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又語曰君子憂道不憂貧斯又憂道者非知命乎樂天不憂者非君子乎夫聖人立言皆有倫

理雖前後上下若貫珠然令離之則可以旁行合之則不能同貫豈精義有二耶抑學者未達其微旨耶

第二道

問大時不齊大信不約大白若辱大直若屈此四者先聖之格言後學之彝訓有國者酌之以行化也立身者踐之以修己也然則雷一發而蟄蟲蘇句萌達霜一降而天地肅草木衰其為時也大矣斯豈不齊者乎日月代明而晝夜分刻漏者準之無杪忽之失焉春秋代謝

而寒暑節律呂者候之無黍累之差焉其為信也大矣斯豈不約者乎堯讓天下而許由遁周有天下而伯夷餓其為白也大矣斯亦不辱者乎桀不道龍逢諫而死紂不道比干諫而死其為直也大矣斯豈不屈己者乎由是而觀有國者立身者惑之久矣衆君子試為辨之

第三道

問大凡人之感於事則必動於情發於歎興於詠而後形於歌詩焉故聞蓼蕭之詠則知德澤被物也聞北風

之刺則知威虐及人也聞廣袖高髻之謡則知風俗之奢蕩也古之君人者採之以補察其政經緯其人焉夫然則人情通而王澤流矣今有司欲請於上遣觀風之使復採詩之官俾無遠邇無美刺日採於下歲聞於上以副我一人憂萬人之旨識者以為何如

第四道

問百官職田葢古之稍食也國朝之制懸在有司兵興已還吏鮮克舉今稽其地籍則田亦具存計以户租則

數多散失至使内外官中有品秩等局署同而厚薄相懸不啻乎十倍斯者積弊之甚也得不思革之乎請陳所宜以救其失

第五道

問穀帛者生於下也泉貨者操於上也必由均節以致厚生令田疇不加闢而菽粟之價日賤桑麻不加植而布帛之估日輕懋力者輕用而愈貧射利者賤收而愈富至使農人益困游手益繁矣然豈穀帛斂散之節失

其宜乎將泉貨輕重之權不得其要乎今天子方策天
下賢良政術之士親訪利病以活元元吾子若待問於
王庭其將何辭以對

奉敕試制書詔批答詩等五首 元和二年十一月四日自集賢院召赴銀臺候進旨五日召入翰林奉敕試制詔等五首翰林院使梁守謙奏宣宜授翰林學士數月除左拾遺

將仕郎守京兆府盩厔縣尉集賢殿校理臣

白居易進

奉敕試邊鎮節度使加僕射制

門下鎮寧三邊左右百揆兼兹重任必授全材某鎮節度使某乙天與忠貞日彰名節德溫以肅氣直而和明略足以佐時英姿足以遏寇累經事任歷著勲庸中權之令風行外鎮之威山立戎夷慴服漢兵無西擊之勞疆場底寧胡馬絶南牧之患禁暴而三軍輯睦除害而百姓阜安千里長城一方内地實嘉乃績爰簡朕心夫竭力輸誠為臣之大節念功懋賞有國之恒規顧兹忠

勤宜進爵秩爾有統戎之略已授旌旄爾有宣賛之猷特加端揆往踐厥職其惟有終可尚書左僕射餘如故主者施行

與金陵立功將士等敕書

敕浙西立功將士等朕自臨寰宇已再逾年以忠恕牧萬人以恩信馭百辟動必思於卹隱静無忘於泣辜庶乎馴致小康寖興大道也李錡因緣屬籍踐歷官常包藏禍心素懷梟獍之性彰露凶德忽發豺狼之心朕念

以宗支務於容貸諭以迷復卒無悛心而乃保界重江竊弄凶器抗拒朝命驅協師人背德欺天亂常干紀蜂蠆之毒流於郡縣犬彘之行肆於閨門惡稔禍盈親離衆叛人神共棄天地不容卿等忠憤關彰義勇潛發疾風雨謀先鬼神中推赤心前蹈白刃率其膂力死命于軍前擒其兇魁生致于闕下廓千里之沴氣濟一方之生人誠感君親義激臣子臨危見不奪之節因事立非常之功予嘉乃誠一念三歎至於圖勞懋賞詢事策

勲各有等差續當處分故先宣慰宜並悉之冬寒卿等各得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與崇文詔時崇文為西川節度使

敕崇文卿忠廉立身簡直成性董戎長武邊候乂安授律西川克徒蕩滅是以寵崇外閫秩進上公而能省事安人多方撫俗諭朕念功之㫖勉其師徒宣朕䘏隱之心慰彼黎庶威立無暴功成不居累陳表章懇請朝覲雖殿邦之寄重誠欲藉才而望闕之戀深固難奪志且

嘉且歎彌感於懐屬時候嚴凝山川修阻永言跋涉當甚勤勞佇卿來思副朕誠望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批河中進嘉禾圖表

上天降休下土効祉將表豐年之兆故生同頴之祥顧慙寡德受此嘉瑞披圖省表閲視久之卿發誠自中歸美於上亦宜勉勤匡賛馴致雍熙庶洽昇平之風以叶和同之慶所賀知

太社觀獻捷詩以功字為韻四韻成

淮海妖氛滅乾坤嘉氣通班師郊社内操袂凱歌中廟算無遺策天兵不戰功小臣同鳥獸率舞向皇風

白氏長慶集卷四十七

謹案卷四十五第十三頁後一行何者刊本者訛以據唐文粹改

第十四頁前四行縱佛出世刊本縱訛從據唐文粹改

第十五頁前四行若云依義又依語按唐文粹又作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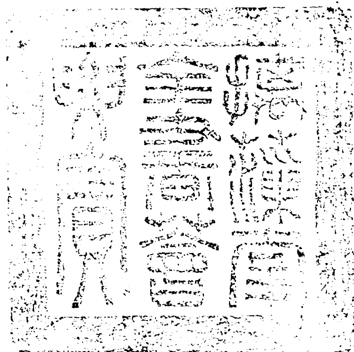
第十五頁前七行與法王金剛金剛三昧之説同者亦非一也按唐文粹無下金剛二字

第十六頁前三行又五藴者刋本藴訛陰據唐文

粹改下同

卷四十六第五頁後七行若垂來代以為訓戒刋

本來訛末據唐文粹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徐如澍
謄錄監生臣張孝基